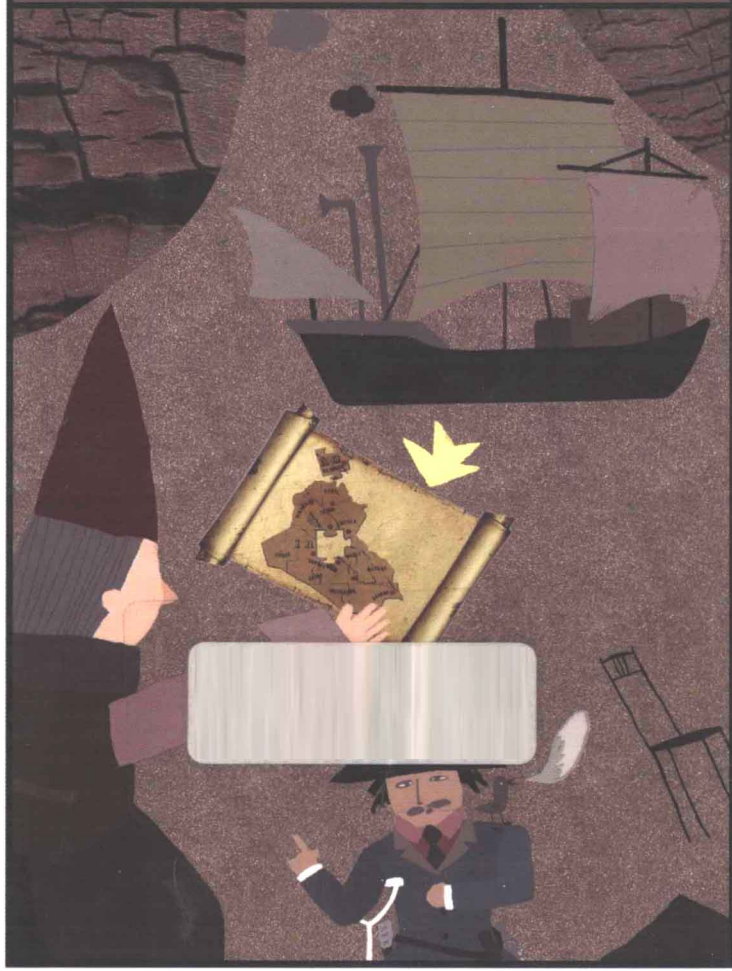


少年版

传世经典
必读文库

金银岛

JINYINDAO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金 银 岛

JINYINDAO



原 著 [英]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
编 译 周立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银岛 / (英) 史蒂文 (Stevenson, R. L.) 著 ;
周立波编译. — 南京 :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1
(传世经典必读文库)
ISBN 978-7-5346-5397-1

I. ①金… II. ①史…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缩写本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6151号

书 名 少年版传世经典必读文库
——金银岛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苏少网址 <http://www.sushao.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徐州市青年路公园巷2号 221003)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6-5397-1

定 价 1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前 言

《金银岛》是斯蒂文森为他妻子的前夫之子写的少年读物，出版后受到了各年龄段读者的喜爱，成为他流传最广的一部小说。这部作品有着鲜明的惊险色彩，为人们揭开了冒险者世界的一角。故事是由男孩吉姆讲述的，他参与探险，去寻找埋藏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的财宝。机警而大胆的吉姆发现了海盗们的阴谋，海盗们打算从这次浪漫航行的组织者手里把宝物夺走。经过了无数次惊险的遭遇，勇敢的旅行者们到达了荒岛，在岛上找到了一个曾经当过海盗的人，并且在他的帮助下掘出了财宝。

这部作品以故事情节惊心动魄，高潮迭出取胜。全书故事情节以时间发展为顺序展开，并不复杂；但一个又一个悬念和高潮能牢牢吸引住读者。作者成功地把握了一个孩子的观察视角，使整个叙述从遣词造句到说话口吻都符合孩子的语言习惯。这幅探奇冒险的寻宝图，既散发着浓厚的孩童情趣，又飘逸着诱人的冒险气息，使这部作品一直深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



作者简介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850~1894),英国小说家,苏格兰人,出生在爱丁堡。1867年斯蒂文森在爱丁堡大学先攻读土木工程,不久改学法律,1875年成为一名开业律师。不过他在大学期间就开始给杂志撰稿,1878年他出版了游记《内河航行》,次年又出版了《驴背旅程》。1879年他到加利福尼亚,第二年在那里与奥斯本夫人结婚。尽管体弱多病,他却从未中断写作。他为各种杂志写了大量散文、小说、游记和自传等,他还从事诗歌和戏剧创作。出版的小说有《新天方夜谭》(1882)、《金银岛》(1883)、《化身博士》(1886)、《绑架》(1886)、《快乐的人们》(1887)等等。1888年因为健康原因,斯蒂文森同夫人前往太平洋上的萨摩亚岛,1894年在该岛上去世。



目 录

一 奇怪的船长	1
二 收到黑券	13
三 老比尔的遗物	25
四 获得藏宝图	38
五 矫健的独腿水手	53
六 伊斯班袅拉号启航	62
七 海盗密谋	76
八 军事会议	88
九 岛上的唯一居民	101
十 弃船登陆	112
十一 激烈的遭遇战	123
十二 海盗前来谈判	133
十三 敌人卷土重来	145
十四 海上奇遇	155
十五 降下骷髅旗	165



十六	重新夺回大船·····	177
十七	误入敌营·····	190
十八	海盗内讧·····	204
十九	猎宝记·····	220
二十	胜利返航·····	235



一 奇怪的船长

乡绅特里罗尼先生、利弗西医生，以及其他几位绅士，早就要我把有关宝岛的全部详情从头至尾、毫无保留地写下来。不过该岛的具体位置暂且保密，因为那儿至今仍有未发掘的宝藏。我于公元一七××年提起了笔，思绪回到当年我父亲开一家名叫“本葆海军上将”的旅店的时代。

一天，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门口，走来一个奇怪的人。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栗色的皮肤说明他是个老海员。他那粘乎乎的辫子耷拉在脏兮兮的蓝外套的肩上，粗糙的手上疤痕累累，指甲乌青而残缺不全，最明显的是他的脸上有一道肮脏的铅灰色刀疤横贯一侧面颊。当他步履沉重地来到旅店门口时，他的航海用的大木箱搁在他身后的双轮手推车上。

他一面环顾着小海湾，一面径自吹着口哨，接着嘴里突然冒出了那支水手老调：



十五个汉子趴上了死人胸^①，
哟嗬哟，再来郎姆酒一大瓶！

他那高亢、苍老、颤动的嗓音回荡在小海湾的上空。接着，他用一根铁头手杖似的木棍重重地敲门，粗声大气地要我父亲给他来杯郎姆酒。

我父亲把酒送到他的手上。他慢慢地啜饮，像个鉴定家似的，一面细细地品味，一面继续打量着四周的峭壁，又抬头审视着旅店的招牌。

“这是个挺便利的小海湾，”他说，“而且酒店的位置也很讨人喜欢。客人多吗，伙计？”

我父亲告诉他：

“客人不多，非常少，实在遗憾。”

“那么好吧，这个地方不错，是给我预备的好住处。过来，伙计，”他冲着推手推车的人喊道，“把车子靠边儿，帮我卸下箱子，我要在这儿住上一小段日子。”

接着他又说：

“我是个简朴的人，有郎姆酒、咸肉和鸡蛋就成，这就可以对着海湾看船下海了。你们该怎么称呼我？你们可以叫我船长。噢，我懂你的意思——瞧这儿！”说着他把三四枚金币抛在了门槛上，“用光的时候告诉我。”他的神情严厉得像个司令官。

① 死人胸：礁石的名称。但英语中“胸膛”与“箱子”是一个字。

说真的，他虽然破衣烂衫，言语粗鲁，风度却一点儿也不像个在桅杆前干活的水手，倒像个惯于发号施令的大副或船长。那个推手推车的人告诉我们，他是那天早晨被邮车送到“乔治王”旅店门前的，在那儿他打听了沿岸的小旅店。他一定是听说了我们这里不错，被描绘得挺僻静，于是他才会决定住在我们的旅店。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整天带着架黄铜望远镜在小海湾一带转悠，要不就在峭壁上游荡。他会整晚坐在客房火炉旁，拼命地灌郎姆酒和水。大多数时候，别人和他说话他都不予理睬，只是猛然抬头瞪人一眼，哼一下鼻子。我们和到这里来的人很快便学会让他自取其便了。

每天，当他巡游回来的时候，他都会问是否有什么船员路过。起初我们以为他问这个问题是寻找伙伴，后来才开始明白他是想避开他们。每当一个船员到旅店来投宿，他在进餐厅之前总会透过门帘窥探一番，一旦有一个这样的人在里面，他必定会像只耗子似的不声不响。这事对我来说至少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得算他这种戒备心理的分担者。

有一天他把我拉到一边，要我答应帮他留神一个独腿水手，一旦那个人出现就向他通风报信。他给我的酬劳是每月月初付给我一枚四便士银币。可每当我月初向他申请报酬的时候，他便会对我嗤之以鼻，还瞪得我低下了头。不过，他考虑了一阵之后，还是付给我那四便士，同时重申他那个要我监视“独腿水手”的命令。



有些晚上，在喝得醉醺醺的时候，他就会坐下来唱他那些个邪恶、古老、粗野的水手歌曲，旁若无人。但有时他会嚷着与房客们轮流干杯，还逼着所有战战兢兢的房客听他讲故事，或者和他一起合唱。我常常听见房子和“哟嗬哟，再来郎姆酒一大瓶”的歌声一起颤动。为了自己宝贵的性命，房客们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全都加入到这歌声里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生怕引起他的注意。因为一旦发作起来，他会变成最肆无忌惮的人。他会用手拍着桌子要全体肃静；他会勃然大怒，暴跳如雷；有时是因为一个问题，有时则是因为没人提问题，他便认定大家没好好听他的故事。在他酩酊大醉、摇摇晃晃上床之前，他不准任何一个人离开旅店。

他的故事吓坏了所有的人。那些可怕的故事全是些关于绞刑、走木板^①、海上风暴和干托吐加群岛以及拉丁美洲大陆的蛮荒地区和野蛮风俗的。照他的说法，他一定是活在那些被上帝放逐到海上的最邪恶的人们中间的。他讲这些故事，就像他所描述的那些罪恶一样，大大震动了淳朴的房客。我的父亲总说这小旅店会被毁掉的，因为人们不堪忍受暴虐、压制以及战战兢兢上床的滋味，他们很快将不再光顾这里。但是我倒确信他的存在对我们有好处。人们当时是受了惊吓，可回过头来看，他

① 走木板：昔时被海盗虏获的人，蒙着眼睛被迫走上突出于舷外的木板而终于落入海中。

们相当喜欢这样。在安静的乡村生活中,这是很好的兴奋剂。这里甚至有一群年轻人声称崇拜他,称他是“货真价实的船员”、“真正的老水手”,还说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英格兰才称霸海上。

他一周复一周、一月接一月地住下来,以致于他预付的那些钱已经全部用光了,而我的父亲从不敢壮起胆子坚持要他加钱。如果一旦对他提及钱的事,船长就会咆哮起来,并且瞪大双眼,逼得我可怜的父亲倒着退出房门。我曾看到父亲在经历了这样的一次奚落后绞着双手,我相信一定是这种烦恼和恐惧大大加速了他的早逝。

在船长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他除了从一个货郎那里买些袜子外,从未见他在穿着上有什么变化。三角帽的一角耷拉下来了,他也就让它那么耷拉着,尽管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我记得他外套的样子,就是他躲在楼上屋子里自己打补丁的那件,到后来,那件衣服上就满是补丁了。

从未见他写过信,也从未见他接到过信,他也从不和邻居以外的任何人说话,即使和他们交谈,也大多是在喝酒的时候。那个航海用的大木箱,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

他只碰过一次钉子。那时我可怜的父亲病情正每况愈下。利弗西医生在一个傍晚来看望病人,用了点我母亲准备的晚餐后走进了客厅。医生想抽口烟,等人把



他的马从小村子里牵过来，因为我们的老“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没有马厩。

我跟着他走进了客厅，我记得我看到这位干净利落的医生，发套上搽着雪白的发粉，他的明亮的黑眼睛和翩翩的风度，同那些轻佻的乡下人，特别是同那个猥亵、笨拙、醉眼惺忪的我们心目中的海盗，形成鲜明的对比。

船长正喝得烂醉，胳膊搁在桌子上。突然，船长开始唱起了他常唱的那个歌儿：

十五个汉子趴上了死人胸，
哟嗬哟，再来郎姆酒一大瓶！
酗酒和恶魔使其余的人都丧了命，
哟嗬哟，再来他郎姆酒一大瓶！

我察觉到，医生对船长的歌毫无赞赏的表示，因为在同花匠老泰勒谈话的过程中，他很愤怒地抬头望了一下，接着就又谈论起关于治疗风湿病的新药方来。与此同时，船长逐渐被自己的歌鼓动起情绪来，最后他玩起了我们都知道的那一套，用手拍打着面前的桌子，示意所有人安静。所有声音立刻平息下来，只有利弗西医生一如既往地说着话，声音清脆悦耳，在每一句话间还轻松地抽一口烟斗。

船长盯着他瞅了一会儿，又拍了一遍桌子，更为严厉地瞪着他，最后用恶狠狠、低沉的声音咒骂起来：

“安静，上下甲板都给我安静！”

“你是在说我吗，先生？”医生说道，“我只对你说一件事，先生，这就是，如果你继续酗酒的话，这世上很快将减少一个肮脏无比的恶棍！”

这个老家伙立刻暴怒起来，样子非常可怕。他跳起来，拔出并打开了一把水手用的折叠式小刀，摊开在他的手掌上，好像是恐吓医生，要把他扎到墙上去。

医生丝毫不为所动，他转过头来，用和刚才一样的声调侃侃而谈，声音略微高些，以使全屋的人都能听见，口气却相当平静而严肃：

“如果你不立刻将刀子送回你的口袋，我以我的名誉发誓，你将在下一次的巡回审判中被绞死。”

接着，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目光的对峙战。船长很快便屈服了，放下了他的武器，退回到座位上，像只挨了打的狗似地咕哝着。

“现在，你听着，先生，”医生继续说道，“既然现在我知道在我的辖区内有这么个人物，你将考虑我会时时刻刻都用一只眼睛盯着你。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我还是一名地方法官，如果我听到一句对你的控告，哪怕只是像今晚这样的一次无礼，我都将为此而采取有效措施，把你送进监狱。我想话说到这份上已经足够了。”

不久，利弗西医生骑上他的马离开了。

那天整个晚上，船长都保持沉默，并且后来许多晚上也是这样。



这件事过去不久，就发生了第一桩神秘的事件，那使我们最终摆脱了船长。

那是个颇为寒冷的冬天，天上下着严霜，刮着狂风。我的可怜的父亲快不行了，熬不过这个严冬了，他一天天衰弱下去。我和母亲挑起了经营旅店的全副担子，忙个不停，再也无心留意那个令人不快的客人了。

那是一月里的一个早晨，海湾覆着白霜，灰蒙蒙的，波浪轻轻拍打着岩石，太阳低低地悬在山尖上，照亮了一大片海面。

船长比往常起得早，出发到海边去了，他那把水手用的短刀在旧蓝外套的宽宽的下摆上晃悠着，黄铜望远镜夹在胳膊底下，帽子在头上向右斜歪着。我记得当他大步走开时，他呼出的热气好像烟雾一般缭绕在他的身后，而我听到他发出的最后的声音，是在他转过大石头时，气愤愤地哼了一下鼻子，好像仍对利弗西医生耿耿于怀似的。

那时候，母亲正同父亲一起待在楼上，我正往餐桌上摆放早餐，等船长回来。

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走了进来。他是个面色苍白胖乎乎的家伙，他的左手少了两个手指。虽然他也带着把水手用的短刀，看上去却不像个好斗的人。我一直留意着水手们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可这个人却使我纳闷。他不像个水手，而身上却带有海上的气味。

我问他要点什么，他说他要郎姆酒。但当我要走出房间去取酒时，他在餐桌旁坐下来，打手势要我过去。我手里拿着餐巾停在那里。

“到这儿来，孩子，”他说，“走近些。”

我走近了一步。

“这张餐桌是我同伴比尔的吗？”他问道，不怀好意地眨了眨眼睛。

我告诉他我不认识他的同伴比尔，而这张桌子是给住在我们这里的一个我们叫做船长的人的。

“好啦，”他说，“我的同伴比尔也可能被叫做船长，这很有可能。他的脸上有一道疤，嗜酒如命，我的同伴比尔就是这样。你们的船长脸上的那道刀疤是在右半边脸上？噢，好啦！我都告诉你了。现在，我的同伴比尔是住在这所房子里吧？”

我告诉他，船长到外面散步去了。

“哪条路，孩子？他走的是哪条路？”

我指着那块岩石告诉他，船长就快要回来了。

“噢，”他说，“这里不错，对于我的同伴比尔来说，和喝酒一样适合。”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并没有愉快的表情。于是我想，这个陌生人可能是弄错了人。陌生人一直守候在旅店的门边，盯着那个角落，就像猫在等耗子出现似的。一旦我向外面走出一步，他就立刻喊我回来。要是我的动作比他要求的慢了一拍的话，他的胖乎乎的脸就变得



特别可怕起来，他用足以让我跳起来的咒骂命令我进来。只要我一回来，他就又恢复了常态，半是巴结、半是讥讽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孩子。看得出来，他特别喜欢我。

“我有个儿子，”他说，“和你就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是我最大的骄傲。但是对孩子们来说，最要紧的是听话。嗯，如果你跟着比尔航行过，你就不需要站在那儿让比尔对你一句话说两遍。那不是比尔的作风，也不是和他一起航过海的人的作风。啊，这肯定是我的同伴比尔，胳膊底下夹个望远镜，哎呀，真的，你和我得回到客厅里去，孩子，到门后边去，我们要让比尔惊奇一下，啊，我再说一遍。”

说着，陌生人和我一起退回到客厅里，他拉住我一起藏到开着的门后面。我非常不安和惊慌。他擦了擦短刀的柄，又活动了一下鞘里的刀身，在我们等待的时间里，他不断地咽着口水，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似的。

终于，船长大步走进来，砰地一声关掉他身后的门，既不向右看，也不向左看，径直穿过房间，向给他预备好的早餐走过去。

“比尔。”陌生人叫道，那种声调让人看出来他是在竭力为自己壮胆。

船长转过头来面向我们，他棕色的脸孔一下子变了色，连鼻子都青了，他看那个人的样子就像见了鬼或者其他什么邪恶的东西一样，在刹那间他变得既苍老又衰弱。

